

豫章叢書

第九冊

豫

章

焚

書

第九

六松堂文集卷十一

寧都會 燦青藜著

公叔座論

人臣爲國進賢貴斷於早而其效忠於君必不能規
兩全之利甚矣公叔座之欲進賢以忠于其君而計
之失也嘗考座爲魏相衛公孫鞅爲中庶子有年當
時衛方多難秦取我龐矣桂林又敗於齊岌岌然困
於諸侯使得智力之士用之以強魏而却敵夫豈不
善鞅不足有爲座而不知鞅也則可座誠知鞅則當
引位固讓一不聽至再再不聽至三以爲鞅棄不用

不東走韓趙必西去秦以爲魏患惠王必懼而用鞅
座計不出此而僅於垂死之日舉以自代又不能反
覆危言以盡其忠至於始請用之而旋請殺之亦何
怪乎王以爲昏疾而不聽也哉且夫人主於豪傑已
不能用而唯恐他人用之至於殺之後已者古今多
有座之爲鞅計亦左矣然使惠王聽座而殺鞅猶未
足爲座過何者座請殺鞅豈非以其足爲魏患哉楚
子不能留重耳而子玉請殺之韓范不能用張吳二
生縱而之夏世爲宋大患忠臣之愛其君固有悖理
犯義以爲之者座入言於王而出言於鞅顧何爲乎

庾公抽矢去金以射子濯孺子君子譏其不忠況漏
言以遺國患重傷豪傑之心而蓄其憤恨其後鞅虜
公子卬魏徙都大梁失河西之地雖惠王不聽用鞅
亦座計之失也世之欲忠於其君舉大事者毋謀兩
全謀兩全則必依違苟且如座之兩失而後已矣

荆軻論

世之論荆軻者以爲刺而不中天也其謀失於輕刺
秦王以亡燕不待客而使秦舞陽副吾以爲不足咎
軻也軻之咎在聽太子丹刼秦王反侵地之計嗚呼
始皇何人而丹與軻顧欲以齊桓公之所爲望之耶

其亦愚矣。今夫以匹夫刳千乘之主，旣去而守信，不變此古今之所無也。桓公欲藉是求天下之諸侯，非管仲猶且悔之，而以此望之始皇、李斯之徒乎？且秦之已事亦可見矣。張儀說楚懷王北絕齊、交賂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旣而曰實云六里，不云六百里。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趙壁，壁至終不予地。夫與人要結交好，許地於親愛之時，不旋踵而背之，若遺跡之不足計。今乃欲刳秦王於上殿危迫之頃，而收地於雍容返國之後，雖三尺童子有以知其必不可者。使河不聽丹計，當圖窮七首見時，不把袖生刳王而急手。

以堪其喉出繻縷之血則秦王立死秦王死而李斯
趙高之屬各爲朋黨以起釁於內太子丹合六國之
餘燼以攻其外秦之爲秦未可知也吳諸樊門於巢
巢牛臣隱牆而射之曰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始皇死
扶蘇立則其仁不足以夷滅諸侯胡亥爭則亂爭而
得立則一豎子耳荒淫之不暇而何暇遠略嗚呼軻
之計誠出於此雖無客亦足成事孫子曰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光武輕騎按行銅馬而察罕以此敗後世
效郭令公以見執者比比也夫欲謀大事不能知敵
之爲人以定其計而妄希古人之所爲其亦殆矣

卓茂律禮論

古者先王懼人情之或變而立之法也吏貪則罰民
奸則刑不於其大而略其小不於其重而忽其輕適
以入吾法者罪之是故吏安於上民服於下循循翼
翼以求避乎法律之所禁後世惡其嚴而樂其寬而
通之以其情遂使老奸大猾坐守其失至於遷延滋
蔓而不可救昔卓茂爲密令民以受遺訴其亭長茂
曰是禮也以通情者也不罪民不罪吏而冀以感其
意此其意不可爲不善今夫民而以受遺告也或者
其吏之平日將有貪婪放恣於其下者乎吾以爲奸

民之欲逞其志也必先有阿諛嬖媚以曲奉其長懼其令之燭其奸而又預爲之辭以掩其罪使令聽吾言必加罪於其吏吏他日有白於其令也必以是爲讐民之口也而不信此其巧賊陰猾固常欲泥夫先王之大法而使之不能以必行雖然吏苟無所受於民也則其民猶將有畏於其吏今亭長無故而受之而令復以爲其情也則天下法之所不得行者而禮得而行之天下其誰不以爲情且夫情者聖人所能禁而大賢以下所不能也有遺第五倫千里馬者雖不受當選舉終身不能忘其人吾誠不知茂謂亭長

於倫爲何如然使民以禮遺而吏復以禮受則他日
苟有訟其人於吏者方欲究之以法而又不得不有
所依違於其間以酬其平日餽問之勞彼民幸其吏
方且轉相做法以快其私而終不能執法以相懲然
則吏民同罪乎吾又以爲不可彼其民之作奸犯科
如此也情法所不赦不待智者而知之而亭長冒冒
然受纖悉之遺以犯大律之所禁雖其法不可贖而
其情則不至於大惡吾則姑從而寬之曰吾以觀汝
之能自新與否使其吏不至於大縱而吾處夫吾情
者固未嘗執天下之人使之相隨而入於殺也此則

法之所得爲也

子文辭祿論

嗚呼誰謂子文而不廉耶當子文相楚時有令譽王甚重之一日出祿而子文逃或曰子文廉又曰智哉子文雖然子文爲楚國倚毗之臣王所倚以膏澤楚國楚之人所恃以爲生全者也今辭所宜受而反之其君君之府庫無慮不足不過以助其宮室遊畋之費而增其女謁燕賜種種不經之用彼嗷嗷而待哺者子文獨不念之乎昔者魏公叔座與韓趙戰於澮北禽樂祚魏王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

再拜讓於巴陵爨襄魏王嘉之賜田各數十萬嗚呼
天下有被恩而不見其德有施惠而不蔽於私子文
顧不聞之耶當日者請于王曰王賜臣祿臣不敢私
願爲王廣德於是詔國中之窮而無告者鰥則妻之
寡則字之孤獨則鞠養之而又有苦於追逋迫於官
府者則代爲之輸而省免之且曰王念爾民不遑寢
處某惟體王之意以爲爾百姓恤出以至公示以至
平無伐善施勞之心無矯情拂俗之事子文其庶幾
乎顧不出此而僅僅守一甚廉之名遠禍畏譏以爲
楚國重豈不過哉嗚呼後世之人臣專權自恣借君

之寵位以浚民浚民之膏血以奉已又安得所謂廉者而與之然則子文豈不仁者耶

施與

邱子曰昔冉有以粟五秉與子華之母夫子否之而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原憲辭粟而子曰母以與爾鄰里鄉黨若惟恐其棄粟而不之取者蓋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又曰與人者不難其有恩而難於有禮此篤論也斯孔子焉許之豈所謂小者耶孔子之則遭程子於道而語終日遂再顧子路取束帛以贈之子路始然不對既曰屑然曰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士也于是乎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

也易曰賁於邱園束帛戔戔詩曰素絲祝之良馬
六之蓋言情也記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
而哭之哀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未
有所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昔顏淵死顏路請
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故曰未有所脫驂也胡
氏曰葬可以無槨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
徒行命車不可以予人而幣諸市也然七十之徒
甚衆矣有哭於中庭而受弔者未聞其如館人也
夫子曰子向者入哭過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
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論語曰執謂微生高直或乞
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夫子言也或曰檀弓諸篇
漢儒之所採集故未可信然孔子行事賴諸書以
傳焉者不寡矣又未可廢也昔子夏及門之賢篤
信聖人而已於疑則何敢孔子蓋曰疑思問愚曰
學聖人而疑其愈於非聖人而疑者也敬以質
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於是有不當與而與者有
可不必與而與者有率然與之而不中於禮者夫不

當與而與謂之矯不必與而與謂之侈率然與之而不中禮謂之急嗚呼難矣自天下之人不能損己以利人也父難求諸其子兄不能得之於其弟屑屑然銖兩必計而殲悉之必盡雖有人焉持戈鋌於其前執生死之說以喻之而猶不能不有所顧惜於其間一旦而有慷慨豪宕之士棄千金如敝屣而莫之惜使人慕其德習其風至於王公大人相與嘉尙而不敢輕忽者昔孔氏之門子貢獨以貨殖聞當其却金還魯至廉也而夫子曰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彼子貢者知行其情而不知求爲衆人可行之情殆所謂

矯者非耶夫恣情而不守禮豪傑之士聖人禁之彼
子之遇程子於道而贈之以束帛何其急也禮曰士
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今有人日求千
乘之珠而不得一旦遇之於市方且屬萬金以購之
程子天下士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寧敢覲面失之
哉是其所謂禮也記曰亡於禮者之禮也書曰享多
儀儀不及物惟不役志於享爲其不誠而近於侈也
昔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命子貢脫
驂以賻之子貢曰於門人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
不已重乎夫孔子於二三子情深而誼重館人疏也

方其入之初子固爲主賓之弔焉而已及其門見可
哀而哀焉則藉物以將之固其道也古有之曰蹶市
人之足則响辭以放驚親則已矣蓋孔子嘗以微生
高乞隣醯以應乞以爲無醯之情何不可以告人而
隣人之乞於人情何如也此則與於矯之甚焉者也

上楊年伯書

某以疎賤得廁身門下退而竊自嘆古大臣風烈不
謂戎馬倥偬間見之侍坐之日碌碌無所建白獨念
年伯得志行道阿衡元公復出於世宜無有不盡言
之人而尙有所遲迴不欲吐則某之罪也夫國家之